



天边的曙光

■徐 鲁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天边划过闪电，照亮了远处黑黢黹的山。一阵雷声从山那边滚过，像一辆沉重的马车，沉闷地驰过黑夜的长街。

在横亘湘鄂赣三省的幕阜山中，在蜿蜒无边的山岭间，一支红军队伍正在赶路。炽亮的闪电，不时映照出天边巍峨的山影，映照出高高的芭茅草和丛林的轮廓。红军官兵有的戴着斗笠，有的披着蓑衣，不少战士单薄的军衣已由蓝灰色褪成了灰白色。

1930年春，在茫茫风雨中，在蜿蜒山岭间，这支红军队伍正由一位年轻的军长率领着，向湘鄂赣边区的鄂东南一带挺进。他们将与地方党组织在鄂东南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道，开辟出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——使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广大苏区。

大雨滂沱、狂风肆虐。后面战士紧跟着前面战士的脚步，在默默无声中，向前，向前。

—

红军队伍的到来，让地处鄂东南龙港、燕厦一带的山山岭岭都沸腾起来。沿途欢迎红军的歌声、锣鼓声响彻云霄。

进至阳新县后，队伍就驻扎在离鄂赣交界古道不远的龙港镇上和附近的塆子里。

这个夏天，幕阜山深处常下雨；可山外的龙港镇一带，却很干旱，好多水塘甚至露出了干裂的塘泥。可不论红军队伍路过哪里，古道边总是摆着装满凉茶的水罐。

乡亲们不愿让红军队伍饿肚子，家家户户都送来了东西。一瓢薯丝、半斗稻米、几支干笋、几罐辣酱……农家的食物被络绎不绝地送到红军借宿的门口，还有不少乡亲们把舍不得给细伢子吃的鸡蛋、鸭蛋都送了过来。

几顶斗笠、几双草鞋、一领蓑衣、一顶蚊帐，还有细妹子的被褥嫁妆，都被送来了。乡亲们把红军当亲人，有些还将家里的几尺粗布也拿出来，为衣衫槛褛的子弟兵缝做了衣裳。

年轻的红军将领石军长，看着天井里几个已经放满了鸡蛋、谷米和草鞋的木盆箩筐，眼睛潮湿着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细妹子，大旱之年，青黄不接，乡亲们家家户户都吃不饱饭，这……实在是

受不起哟！”

“首长，一家人莫说两家话。”金竹尖的女游击队长春梅说，“红军来了，乡亲们总算能过上几天安心日子了！大家伙儿都盼着你们呢！”

门前的乡亲们纷纷点头。大半年来，这支队伍因连续转战，已很是疲乏。从井冈山到幕阜山，山岭崎岖，山路漫长，他们三天两头吃不上一顿饱饭……可那一双双穿着草鞋的脚板，就这样行进着，踏过万水千山。从于都河到富水河，他们经历了多少雷雨，又承受了多少风霜！可他们革命的信念，比石更坚，比山还高。

看着门前亲切的乡亲们，石军长郑重地朝他们敬了一个军礼。

二

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。国民党军罗霖部听闻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队伍到了鄂东南，不禁闻风丧胆，龟缩在城墙坚固的县城里负隅顽抗。用阳新老百姓的话说，“整天在死守乌龟壳子”。

攻城战发起后，红军从上午一直打到天黑，又打到了第二天天亮时分。当天际露出鱼肚白，县城那边的枪炮声，似乎变得稀稀落落了。

“也许是攻下来了把？”春梅对仓伢子的爷爷说道。

仓伢子和小翠各提着一盏马灯，跟着爷爷梁凤七、春梅细姑和乡亲们，不停地把担架从前阵地抬到在浮屠街上临时搭建的卫生所里。

躺在担架上的红军，有的负了重伤，有的已经牺牲。

放下担架，春梅就和其他细妹子一起，帮着卫生员为伤员包扎伤口。爷爷和几位爹爹、婆婆在另一边，用布巾蘸着清水，给那些牺牲的战士擦去脸上的血污和泥灰，然后用一块块粗布蒙住那一张张年轻的脸，轻轻包起那一个个年轻的身躯。

春梅怕吓到仓伢子、小翠这些孩子，就让他们远远站在一边的廊檐下，帮着大人撕开那捆白粗布。

仓伢子远远地看到，大人们眼里都含着泪花，手上的动作是那样轻柔、郑重。

不一会儿，又有几副担架被抬进来了。春梅赶紧上前，去帮着抬担架上的伤员。突然，仓伢子听见她“啊”地惊叫了一声。

“杨红娃！”春梅大声叫着，“杨红娃，你快醒醒……”

“是红娃哥？”仓伢子一听，一下子蹿

到那副担架前。

只见春梅细姑轻轻摘下了杨红娃满脸是血污的八角帽。

仓伢子看到，红娃哥双眼紧闭着，脸上满是鲜血和污渍，整个人已没了生气。他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，“红娃哥，你快醒醒呀，我不要你死，不要你死……”

小翠和几个女孩子也围了过来，个个抹着眼泪。

爷爷默默淌着老泪，端来一盆清水，用白棉布轻轻擦拭着杨红娃的脸、脖子

和头发边的血迹。

春梅流着泪把仓伢子紧紧拉住，搂进自己怀里。

三

杨红娃是石军长从湖南平江山村带出来的“红小鬼”。他从小在老家砍柴、放牛、拖毛竹子，参加红军时只有14岁。

自从红军到了龙港，仓伢子这些细伢子们，就和杨红娃成了好朋友。刚开始，仓伢子和小伙伴们一口一个“红娃哥”地叫着，杨红娃还试图纠正，“你们是老乡，我是红军，你们应该喊我‘同志哥’”。

仓伢子喊了几次“同志哥”，不习惯，又改回了“红娃哥”。杨红娃也就没有再纠正。

仓伢子常看到，杨红娃到镇外的草坡上遛马时，总是揣着一个土纸做的小本子，用铅笔头在上面写字。

“红娃哥，你们当红军的，都会写字吗？”

“也不都会，可每个同志都向往学习，追求进步。”

“那你们都要学文化咯？”

“对呀！不学习就没有进步。你看，就连我们军长，只要有空闲，还会打开书本学文化呢……”

“红娃哥，你能不能教我识字呀？”仓伢子对红军向往极了，顾不得害羞，大胆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

“当然可以，等我有空了，就教你认字。”杨红娃说着，又想起了什么，“对啦，石军长说，要尽早把你们这里的列宁小学给建起来，好让金竹尖一带儿童团的细伢子们，都会识字念书！”

“列宁小学？”仓伢子惊喜地睁大眼睛，“红娃哥，列宁小学就是细伢子的学堂吗？”

“不光是细伢子，塆子里的爹爹、婆婆、老叔、老婶们，都可以来列宁小学念夜校。到时候，我要是有空了，也来给你们当‘小先生’。”杨红娃看着仓伢子惊喜的样子，不禁笑起来。

“红娃哥，你真了不起！”

后来，杨红娃还应允仓伢子说，要帮着他去向首长“求情”，让仓伢子也成为“红小鬼”，加入红军队伍。这些日子里，仓伢子做梦都梦见自己像红娃哥一样，穿上了灰布军装，戴上了有红五星的八角帽……可谁能想到，红娃哥他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竟就这样牺牲了。

四

国民党反动派守了多年的“乌龟壳”，终于让英勇的红军给打碎了。鄂东南红色苏区终于连成了一片。

金竹尖下的松树冈上，又堆起了上百座新坟。

在送牺牲红军“上山”那天，爷爷特意在仓伢子头上扎了白孝布。“伢子，你没有亲哥，红娃就是你亲哥哪！你最小，就当为自己亲哥戴个孝吧……”仓伢子穿了一身孝衣，哭着把红娃哥和其他牺牲的红军将士送上了松树冈。

夜晚，月光透过稀疏的松林，洒在荻花飞舞的松树冈，洒在那一排排培了新土的坟堆上。微风吹来，轻抚刻在石碑上的那一个个年轻的名字。

每个坟堆上都插着新扎的纸幡。爷爷和乡亲们给每个坟头都撒上了黄色纸钱。

石军长走到松树冈上，弯下身子，借着月光，默默辨认着每块石碑上的名字。他用温热的大手轻轻捧起一杯杯泥土，培在一个个低矮的新坟上。

“梁老爹，多谢您老人家，为每个伢子都竖了块墓碑……”

“唉，都是些多好的伢子，多年轻咯。”

“是啊，都是苦人家的伢子，在这块土地上受苦、战斗，又牺牲，过早地抛下了自己的亲爷娘……”

说着，军长站起身，敬了个军礼。他颤抖的声音掠过每座低矮的坟头：“安息吧，同志们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一定再回来，把你们接回故乡，接回平江、岳阳和浏阳……”

夜色里，一团团洁白的芭茅花穗在轻轻摇晃。一束束花穗，都像点燃的火炬，陪伴着倒下的红军烈士们，燃烧在这片山冈上。

当最后一把纸钱缓缓飘落到战士坟头，军长擦干热泪，俯身搀扶起仓伢子的爷爷，依依难舍地走下了松树冈。

……

后来，仓伢子如愿加入了红军队伍，成为一名像杨红娃一样坚强的红军战士。他将跟随红军坚定的脚步，穿过漫漫长夜，迎接天边喷薄而出的曙光。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“七号靶位，及格！”

列兵许锋听到报靶员的声音，禁不住狠狠捶了下沙包掩体。这次射击成绩同前三次一样，没有一点进步。

“在全连的同年兵中，只有你的‘准星’不准！”班长周振国的话，像重锤一样敲在许锋心头，让他本就低落的情绪变得更加沮丧。

在旅里，周振国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他是训练尖子，在各项比武中屡创佳绩，荣立3次个人三等功，被战友称为“武教头”。他带兵也是一把好手，带出了不少精兵。可自从遇上许锋，周振国心里也很上火。

许锋低着头，觉得自己真不是当轻机枪手这块料，与其在这里耽误时间，不如去追寻自己的梦想，当个侦察兵……

“报告！我想申请调去侦察连！”一时冲动，许锋竟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训练场瞬间安静下来，隔壁靶位的老兵停下装弹动作，满脸诧异地盯着他。周振国黑红的脸抽搐了一下，却像没听见似的，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指拂过轻机枪散热孔，“知道这个‘老伙计’的战功吗？”他抚摸着枪托上斑驳的划痕，说道：“去年朱日和演习，‘蓝军’两个装甲排就是被这把枪钉死在1号高地上的！”

许锋悄悄撇了撇嘴，现在是信息化战争，谁还信轻机枪能改变战局呀？他咬咬牙，想摸出早就写好的调岗申请书，却被周振国那双铁钳般的大手给按了回去。“下不为例。”周振国盯着许锋，严肃地说。看着班长的目光，许锋只得将申请书又装了回去。

当晚，班长叫他去谈心。

“心态决定状态，不专注于轻机枪射击，准星就会模糊不清，你怎么可能瞄得准呢？”没有了白天的严厉，周振国语重



心长地给许锋讲起了道理，“要想进步，当务之急是擦亮你心里的那个准星。”

……

夜色像浸了墨汁的棉花，把整个营区裹得严严实实。许锋想着班长的话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23点，警报声撕破夜空。“紧急集合！”周振国的吼声在走廊炸响。

红、蓝指示灯在丘陵地帯疯狂闪烁。许锋指着轻机枪跟在突击组后面，肺里灌满带着土腥味的夜风。当他跟着队伍冲上三号高地，山脚下突然亮起十几道激光模拟器的红点。

“交叉火力！”周振国的轻机枪突然咆哮起来。在许锋看来，周振国枪管喷出的火链精准地扫过每个冒头的“敌人”。在曳光弹划出的弧光中，许锋猛然发现，班长的扫射范围刚好覆盖了整个步兵冲击通道！

训练结束，夜空的星已零零落落。

复盘会上，许锋盯着战术沙盘发呆。指挥员敲着三号高地模型：“没有周振国的火力压制，突击组几乎冲不过这个走廊……”沙盘上，代表突击组的旗帜插在山腰，像把匕首抵在战场咽喉。许锋看着那面小旗，又想起班长轻机枪喷射出的火舌，心里像是被撞击了一下。

回去后，天已破晓。看着被旭日慢慢

慢照亮的训练场，许锋悄悄把调岗申请书揉成了团。

“你不是动作不规范，而是心里的准星被灰尘糊住了……”此后，班长的话不时在许锋耳边回响。

我老打不好，原来不是动作要领没有掌握，也不是瞄得不准，而是因为我在老想着去侦察连，分心走神了；我应该校正心里的准星，时刻瞄准着战场的靶心……这样想着，连日来一直笼罩在他心头的乌云已全然散去。

许锋掏出揉成团的调岗申请书，将它撕得粉碎。

“你撕它干啥？将来用时不省得再写了吗？”周振国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后。

“班长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”许锋将自己站成了一棵青松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轻装上阵才能心无旁骛。再说了，当个出类拔萃的轻机枪手，发挥的作用可不比侦察兵小。”

“你小子是个当轻机枪手的料，我从来不会看走眼！”

周振国的话依旧像个重锤，一字一句捶在了许锋心头，让他又挺了挺本就笔直的背脊。他用足了力气答道：“请班长放心，我会好好干！”

月光下，周振国欣慰地笑了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汽车停靠站台，车门缓缓打开，贡嘎机场到了。寒风追不及待归人车内，凛冽的空气加剧了离别的清冷。王艳峰抹了把脸，转头向后座的老营长仇永恒望

仇永恒不舍地取下战友们送别时挂在他身上的哈达，缓缓起身。“就送到这里吧，我自己进去。”这个不管受了多重的伤也一脸镇定的汉子，此时眼眶却泛着红。

“全营战友千叮万嘱咐，让我好好送送您！时间还早，行李太沉……”王艳峰一把夺过老营长的行李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其实，王艳峰心里还有一句话，害怕太肉麻，没能说出口——我多年的战友，我最敬爱的营长，让我再陪你多待一会儿吧！

“本想像休假一样，自然而然离开的。没想到……还是太麻烦大家了。”仇永恒长呼一口气，伸手拍了拍王艳峰的肩膀。“只要不耽误你手头工作就行。”

王艳峰用力点头。论兵龄，仇永恒只比王艳峰多一年，两个人一当兵就在一个营，私下里王艳峰有时亲切地叫他“老仇”。王艳峰心中感慨，老仇还是那个负责任的营长，哪怕离开军营，心里想的还是工作。跟着那熟悉的背影缓缓走向机场，王艳峰想起昨天，老仇还在带着大家跑操，心里不免又是一阵发酸。

从排长到营长，老仇21年的军旅生涯几乎都在王艳峰所在的这个营度过。有一年，营里频繁“冒泡”，丢掉了保持多年的先进牌子。老仇自告奋勇，从机关岗位调任回营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全营官兵在短短3年的时间里，从谷底攀上山顶，先后拿下集体三等功、“四铁”先进单位等荣誉，重铸辉煌。

“记得刚来西藏那会儿，这里还是小矮楼。”航站楼外围的玻璃被擦得锃亮，倒映出行人匆匆的神色。老仇的话将王艳峰飘远的思绪拽回，他们在进站口放缓了脚步。岁月悄然流逝，变化的又何必机



□王艳峰 李佳骏

场，自己从农村小伙到成熟干部，再到回归故里……想到这里，老仇笑着感慨：“时光匆匆啊，可西藏的天还是这么蓝。”

“别人都说在高原工作会有‘高原红’，你看我们就没有。”王艳峰有意岔开伤感的话题。“咱们一个个晒得跟‘黑张飞’似的，哪里还看得见其他颜色。”老仇听了这话，也是咧嘴一笑。

进站后，值机、托运、准备安检，离别将

站。站在安检通道口，王艳峰有太多话想对老仇说，可又如鲠在喉……那就不说了吧，他放下行李，张开双臂，给了老营长一个结实的拥抱。眼泪在这一刻彻底决堤。老仇还是那个铁打的汉子，他没有流泪，只是眼眶更红了些。他拍了拍王艳峰的肩膀，“都是高级军士了，要像个老兵的样子，好好干！”随后，他提起行李，转身离去。那样子好像只是去休假，不多时还会回来。

看着老营长的背影，已经当兵20年的王艳峰脑海中，突然响起了他刚入营

时老仇的叮嘱：“部队变化快，学习要跟上新”“走好选择的路，别选好走的路”……

王艳峰朝老营长的背影大声喊道——“放心，老仇！”

老仇似乎听到了，他顿了顿脚步，没转过

身，却将手高高举起，用力挥舞了一下。



第6408期